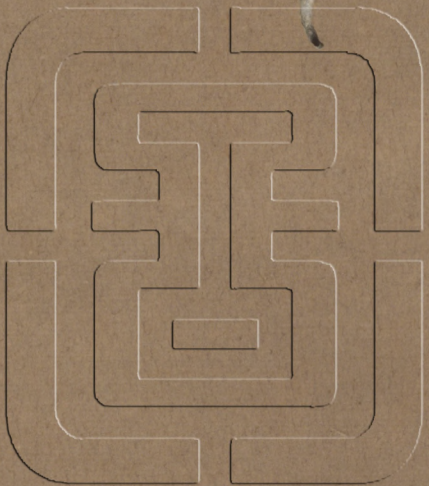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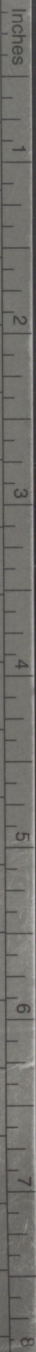


493



風俗通義

二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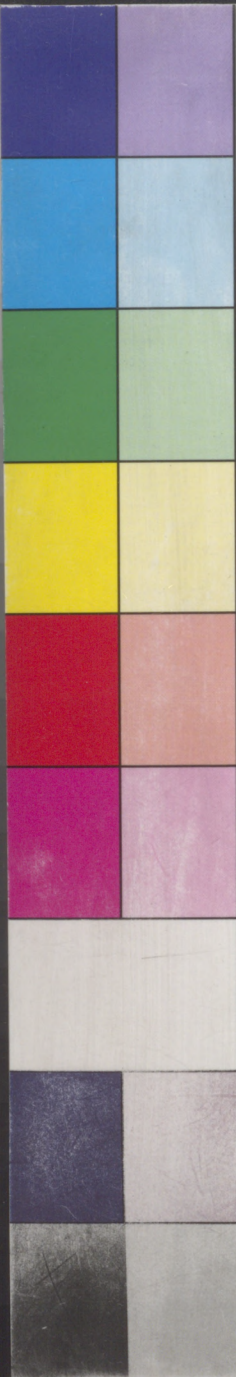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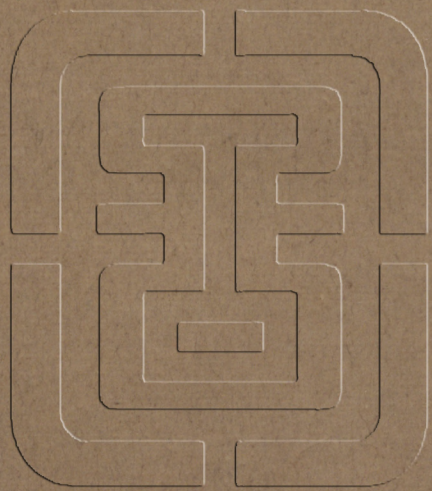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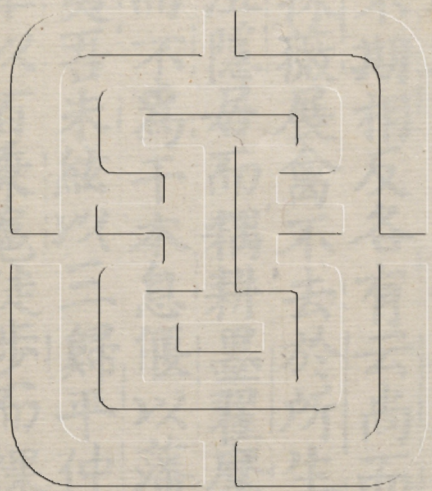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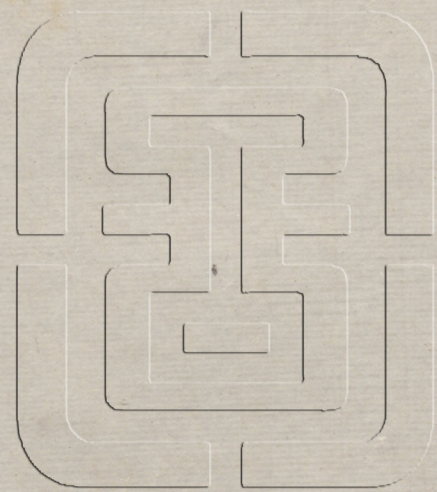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Faint, ghostly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易', '禮', '國', '以', '入', '五', '已', '是', '故', '伯', '矣', '孔', '丘', '周', '流', '以', '首', '以', '效', '鐘', '楊', '新', '包', '有', '重', '實', '辭', '色', '而', '濯', '纓', '形', '善', '厥', '美', '意', '門', '以', '登', '許'.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去尚而已是故伯夷
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
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
朱一毛而不爲干本息偃以藩魏包胥重墮
而存郢夷吾未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
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
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
楹傳曰人心同有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
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沛國劉

叔方父字叔遼累祖

學敦

土名不休揚又無力

仕陵

叔方雅有高問遠近

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
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

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
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
翻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袞號為

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威都俱合純懿不墮洪祚叔都最

為知名都常為察授之輝恥越賢

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

人子莫情人數恐灼持之有

度在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吉仲考等密

踰奪取衣衾窮夜

獨處迫切至

無聲饗徒喑喑而

子平

曰我某公也謂汝

避兄耳何意

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

歔歔哀動左右間積

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醴神

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

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

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

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辯於持論舉

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

父字叔鉅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

贍叔鉅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

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酹下困餬

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

畜牧多所獲以解債負土成家立

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鉅以自替

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
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
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
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
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
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
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
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
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
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

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
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
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
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
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
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
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
權嬖此罪人也田暉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
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
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路首肉袒辭謝太
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
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
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
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
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
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
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
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州吁旣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碣惡
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

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
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
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
昔樂羊爲魏伐中山齧其子羹文侯壯其功
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
位麀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
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
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
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願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

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
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郢伯嚮盛孔
叔留隨轎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
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
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
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

主也義當服勤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宴宴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

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更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
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
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
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
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
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
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季崇請乞相見頰領
功曹與俱班錄訖乃遣時公袁隗意亦非
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

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

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

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

曰吾何執執御乎

衛冉子僕有政事之

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騶知禮

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
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
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
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
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
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
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
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常著休明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異
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家肱為犍
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
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
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

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常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
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

家遣吏追云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
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
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
能為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
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
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
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
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

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
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
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
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
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
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
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
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

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劄草臣聞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
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
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
再見誠切恠之誠薄憤夫月者太陰
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
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

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
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
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
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
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
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
召見方親賢納忠

誠應人

宋景公有善言熒

惑徙舍延

益壽况乎至尊惑不旋

日書曰天威棊讎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
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
以此無彊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

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細
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俵

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温良
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
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
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愔憤義當自引以避賢
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
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

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
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
赦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
温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
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荅問而已
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
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
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

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
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
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
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螻蛄冷澁比如寒蟻
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
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勲賢
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刑
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

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
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
多見議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
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
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
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
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

見譏切不躔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
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詩云鐘鼓鐃鐃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
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
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
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
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

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
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
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
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
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
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
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
官多所增飾然雅故繼其條暢曰聲音
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夏之西崑崙之陰

竹於嶰谷生其竅者斷兩節而吹之
爲黃鐘之管制十二以聽鳳之鳴其雄鳴
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
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
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
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
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
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

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

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
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
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
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
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
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
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
謂也

墳

一作墟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詩云天之誘民如墳
如麓墳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
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
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篥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

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鷄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
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
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
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
狼在後垂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
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
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
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

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
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
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
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
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母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
云笙磬同音論語子磬擊於衛有荷蕢而過
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
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
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
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
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
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
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
祝啟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
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
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

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

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蓄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

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

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賔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

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父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養不能出
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
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
稱美賜酒而漸離念父畏約母窮已時乃退
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
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
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
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扑始
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
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
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
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賤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願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同篴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

七孔其後又有羗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羗起羗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擗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
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
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簾

同簾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簾管樂十孔長尺一寸
詩云伯氏吹埴仲氏吹簾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
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
之仲小者謂之籟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憮也言其節
憮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菝也言其聲音菝菝名自定
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十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於日月然時有昏晦
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
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
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
通聖父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
爾宜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
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
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釋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此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

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開先王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
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

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
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
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
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
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
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
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

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士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天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

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
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及譚子迎於澶曰君怨於
齊大夫 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
乎夫 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
物之 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
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
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
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
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
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
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
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 能死刺我不
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
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
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

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之少年以為
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也方辱我時
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
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
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
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一千石田甲亡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
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山
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
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
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
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
山中射獵當
河止廣廣騎
得夜行何故
大為邊害於
報曰將軍者
式遭喪不服
心同戰士之

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
報忿除害捐
乃免冠徒跣

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
矢將軍梁冀

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

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
都玉都素敬重

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麴所意氣周密

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

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

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

愁冀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

尚書令五卿三公
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
休公車微道得温病過

友人鄴令謝著
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

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

無醫師聞汲令好
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

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

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

凶莫見收舉便 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
 義高聞之驚愕 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
 摸對之垂涕曰 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
 輔人何有生相 者默上客舍不為人所知
 邂逅不自貞哉 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 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
 厚其薦蓐躬自御 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
 自分熱三四日間 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
 終之具後稍加損 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

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

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

到拜侍中尚書 豫章太守大將軍從

事 守八年遭母喪停柩

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

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

流聞不為公府所

司徒頴川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

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

中賊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
歲也未至謂其賓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
之狴犴堅其鏃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
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
桎梏入與相見爲饋異曰明府所在流稱
今以公徵徃便原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
過於所望到亦遇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
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

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
人客皆獸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
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兇客無素幸皆坐
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
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
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
召陵歲時徃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
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
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

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
忿之令去碩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
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
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
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臧疾見彈埋於當
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論語父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交
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

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
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子之怨陳餘張
耳携手邀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
虎目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
其終始以交爲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
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
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
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

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
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什
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
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戰癰道勝如肥
何必高位豐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
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
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
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
也又曰淫祀無福是 泰山不享季氏
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

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
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
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
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
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
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

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

本其開籍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
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

社神

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
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

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

祇

稷神

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

稷而祭之

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

疏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

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

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

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

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

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

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

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

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
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
歐爵歎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
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
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
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
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
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
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
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
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
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

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鮑陽侯
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
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禘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
主歛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
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
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為風伯

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
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禘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
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封也土中之眾
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
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
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巳

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莖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葦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莖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

欲止過於牆上有土偶之焉

與桃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

挺天霖雨瀋水至則子

殘矣曰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

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瀋水

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

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

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

公親櫬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櫬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茆先枝殞楚人弗禁既而
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也葦茆傳曰萑蒿有藂呂氏春
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萑蒿周禮卿
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
用蒿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蒿
茆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

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
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
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
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
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

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

舊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

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楔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禋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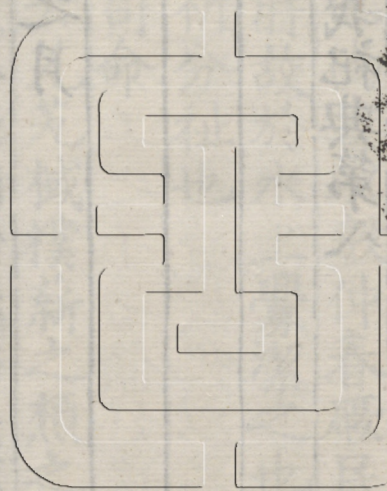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

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
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
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閭樂劫弑仲尼不許
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首瑩不從桑林之
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
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
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



疑也孔子稱土之性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異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轆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子之袒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

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願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

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
進歌憐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
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
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
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
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
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
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
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

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
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
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
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
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
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
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
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予為營陵
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

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
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
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
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
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
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
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
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為

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
不絕主者疑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
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
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
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
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
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
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
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潛失罰

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
爲取公媪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
復嫁百姓若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
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
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媪巫
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

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崇不
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
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
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
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
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
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
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

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崇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

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壤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

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漑
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
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自愈謝以一豚目
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
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施間一
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
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

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
息石人下小暝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
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
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
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
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
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
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沐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

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裹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

相迫漢直願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惘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

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腹尚能病人人用物
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胃腹
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
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
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
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
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

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
益馱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
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
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
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
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
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

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
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
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
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
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
龍司徒掾凡變恠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
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證察
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
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

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
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宮
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
瘞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
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
矣敢逃死乎其夜守地吏夢天殺蛇曰何故
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

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
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
食設按欵有不清塵上投汚之炊臨熟不知
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物燒盡而
麓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
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
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

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
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
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
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
其厲獸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
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竒來去亭
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竒初難之
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來卒檄白樓不可

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
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
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其集訖之乃亭
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
失之家即持去竒發行里腹痛到新頓利
陽亭加劇物故樓遂

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
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
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

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
於樓上觀望亟掃除湏臾便上未寘樓鐙階
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
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寘整服坐
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絮
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
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
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
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

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
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驚令死亡沂江而上到
嶠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
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隲今家居
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
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

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
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
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
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
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
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
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
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恠蔓魍魎物惡能
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
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
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
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
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
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
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

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
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
內蛇鬪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
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
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
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
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

適徃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索隱窮神知化雖眚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徃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跣蹈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

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
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
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
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
十里山震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
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
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
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

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
在廬江瀟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熟
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
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
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
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埵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旣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
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
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
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
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
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
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

南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
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裹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
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
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
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

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穀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

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立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

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

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維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

鰲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
秦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
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邾鄭有圃田周有焦
漢渡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
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
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
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
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
縣東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

餘祈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
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
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
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
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
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
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子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環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史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溼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

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
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
可讀愛其近古抄錄藏之携至中都
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
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
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
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 補書

余向知二書有元人大字合刻本間訪藏書家而鮮有著
錄者嗣于道光初元愛日精廬購得吳門士禮居所藏秋
白虎通刻單本以為得所未見而應氏書惜已佚今夏
子雍明經出示迺得上書元刊本假佛並讀一過班書中
十篇舊目及書中同并費且訂俗本之訛者盧氏校勘已
著其善至應氏書自宋以來無完帙惟此十卷本僅存而明
代叢刻訛謬滋甚其元刊本今得合璧者真絕無僅有書中
自來脫誤者亦與明刻無甚大異然卷一建共訛楚共六國
卷二收舉訛取舉素伯卷三由訛通訛猶止夏甫卷五起家訛

起姜姜肱又相訛統州家訛皇家李統卷七出畫字三見末作畫

孟某條按畫字是其誤畫者係明人補刊改也卷九絳天訛絳石賢士之類非得元刊音由

澄浚來寬易之夫如由猶青著飾飭京原哲誓齋資等字古書

多通假互用後人不知報繆誤而臆改者皆可括是奉正定之

益信元刊猶存古書真面稱足寶貴矣

道光辛丑八月寒霜後三日八十拙叟黃道領識



又據盧氏羣書拾補云曾見此書元刊本然所錄李果序文誤

作李晦謝居在序末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十二字中說

空十字乙巳陽月誤作三陽月想其書漫漶不全遠遜此本矣

拙叟又識

